

各國 IB 國際文憑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蔡進雄】

壹、前言

美國「公立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c Education)曾公布一份報告：「高中嚴謹課程及學術忠告：協助學生成功之道」(High School Rigor and Good Advice: Setting up Students to Succeed)，報告指出，高中階段提供學生嚴謹的課程，例如：高階數學課程、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簡稱 IB)，將有助學生成功順利完成大學學業，該份報告建議應確保所有高中生都能接受嚴謹的課程(rigorous curriculum)(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2)。國際高中文憑學生必修 6 門科目，包括英文／母語、第二外語、數學、實驗科學、個人與社會、藝術與自由選修等，另外還須完成一篇 4 千字專題研究論文、修讀一門知識理論科目及參加社區服務(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3)。

全球大部分開設國際高中文憑課程的學校為公立學校，該課程比一般中學提供更全方位的學習，為理想的大學預科課程，也有學生希望能增加海外就讀機會，該文憑給予學生在申請國際教育機構時的競爭優勢(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3)。臺北市西松高中於民國 107 年投入國際文憑教育的行列，成為國內第一所申辦 IBDP 課程的公立高中(陳瓊玉，2020)。基於此，本文將先探討 IB 國際文憑教育的優點及問題，並闡明各國 IB 國際文憑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以供國內發展 IB 國際文憑教育政策之參考。

貳、IB 國際文憑教育的優點與問題

以下從 IB 國際文憑教育的優點與 IB 國際文憑教育可能衍生之問題兩方面加以闡述：

一、IB 國際文憑課程教育的優點

(一) IB 國際文憑課程可培養學生國際化能力

IB 國際文憑為國際機關推行的教育課程，原則上以英語授課，並重視培養學生適

應國際化的能力（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國際文憑課程為便於國際間移動家庭子女在各地入學，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1968 年成立並提供全球認可的課程，其大學預科課程（DP）早已成為各地國際學生考取大學的選擇（胡少偉，2020）。國際文憑組織使命宣言是：旨在培養積極探究、知識淵博、關愛他人的年輕人，以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為基礎，幫助創建一個更好的、更和平的世界（胡少偉，2020）。而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IBO 提出推行 IB 課程的學校須建立一套價值觀，以讓學生成為一名具國際視野的公民（胡少偉，2020）。

（二）可避免過於重視補習及應試技巧

以香港為例，香港市面上仍然不乏以「貼題準確」、「拆解考評局考卷」作為招徠，吸引大批學生每月花數以千元報讀補習班（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香港補習名師永遠有數以千計的學生，每年可以收回的試卷數量便大幅超越學校老師，其龐大的教學團隊可以就所有試卷進行深入分析、統計，並整理出一套應試「技巧」，這些功夫都是學校老師難以做到的（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香港考評局想杜絕「貼題」（即預測試題，若「貼中」便可宣傳），以及想抑制補習風氣，單靠打擊數個補習名師，並不能解決問題（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應該是改良其評核方法，讓所謂的「技巧」，沒有用武之地。例如 IB 課程，其考核的方式多元，著重活學活用，期望學生跳出標準答案的框架。甚至會要求學生完成一份微型論文，要定主題、立論和設計實驗，評分準則要求學生有個人參與、個人感受和能否應用術科知識（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因此，採 IB 課程及其評量方式，可讓偏向機械式的應試技巧無用武之地。

二、國際文憑課程的問題——形成進階教育落差

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 簡稱 AP）和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簡稱 IB）是在美國高中教學中難度較高，較有挑戰性的課程，課程內容相當於美國大學課程水準，是以設計來做為高中生進入大學的準備課程（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

為了準備高中生畢業進入大學後能及早適應，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美國教育當局積極鼓勵學校廣設 AP 或 IB 課程，以利更多學生參與修課，但是研究發現，許多能力相當，應該修讀 AP 課程或 IB 課程的低收入家庭學生或黑人學生都在課堂上消失了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

名為〈尋找美國消失的 AP 課程和 IB 課程學生〉(Finding America's Missing AP and IB Students)的研究報告從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蒐集的資料庫中發現，IB 學校中學校族群的修課率仍然有所落差，亞裔(9.6%)、白人(6.7%)和中高收入家庭學生(7.5%)的修課率遠比西班牙裔(2.7%)、黑人(2.1%)和美國印第安人(< 1%)族群高，以均等修課率的方式估算，在這些 IB 學校中，約有兩萬名低收入家庭和一萬四千名有色族群學生流失於 IB 課堂之外，這份報告將這些族群間在 AP 和 IB 課程的修課率差距稱為「進階教育機會落差」(high-end opportunity gap)(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

因此，除了在更多學校廣設 AP 或 IB 課程外，這份報告也呼籲現在已設有 AP/IB 課程的學校，應該更注重如何鼓勵弱勢族群的學生參與這些大學預修課，以提升學生進入大學的升學率與完成率(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

參、各國 IB 國際文憑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

各國 IB 國際文憑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可從「大學端將 IB 國際文憑做為入學依據」、「積極推動 IB 國際文憑認定校數」加以闡明。

一、大學端將IB國際文憑做為入學依據

國際高中文憑課程成績為全澳大學校院接受，學生可使用國際高中文憑(滿分 45 分)換算成相等的澳洲高等教育入學成績(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 簡稱 ATAR)(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3)。國際高中文憑更有利於換算成較高的澳洲高等教育入學成績，國際高中文憑滿分 45 分，換算澳洲高等教育入學成績為 99.95 分，33 分換算為澳洲高等教育入學成績 90.55 分，分數低於 24 分則無法獲得該文憑(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3)。

此外，亞洲的日本鹿兒島大學也於 2016 年度起開放取得 IB 國際文憑者申請入學，除了教育學系之外的所有學系將比照海外的知名大學等採用認定「IB 國際文憑」入學資格的模式，開放取得 IB 國際文憑者申請入學(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a)。

二、積極推動 IB 國際文憑認定校數

日本政府期待透過大幅增加 IB 國際文憑認定校的學校數，以符合其國家成長戰略，希望達到 200 校的目標值，在 2015 年的教育再生實行會議的第七次提案會議中，亦明確記載大幅增加 IB 國際文憑認定校的方針（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b）。

日本的產業界也大力支持此依政策，由上市櫃公司所組成的具影響力經濟團體「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倡言應該將 IB 資格活用於大學入學條件與企業的選材徵人等（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b）。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我教育部）表示，「在少子化的當下，IB 國際文憑認定校本身將成為有力的運用工具」。日本並將修正學校教育法施行細則的相關規定，以便進一步採行新的措施，讓 IB 與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課程綱要）能夠並行不悖（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b）。

此外，至 2020 年 4 月在 IBO 的網頁，香港有 66 所學校提供國際文憑課程，當中有 40 間學校提供小學課程（PYP）、13 間學校提供中學課程（MYP）、33 間學校提供大學預科課程（DP）和 6 間學校提供專上課程（CP），有 7 所學校同時提供中小名預科課程（引自胡少偉，2020）。印度德里也有 30 所公立學校於 2021 年開始實施國際文憑課程（IB），希望培育學生成為專業又負責任的全球公民，並對國家社會有貢獻（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2021）。

總結來看，IB 國際文憑教育課程可培養學生國際化能力，其課程及評量設計可避免填鴨式教學，惟可能會衍生進階教育機會落差問題，至於各國 IB 發展趨勢主要為大學端採納 IB 國際文憑為入學依據標準，以及積極推廣國際文憑學校，均可供國內未來推動 IB 國際文憑之參考。

參考文獻

胡少偉（2020）。香港教育國際化的近年發展。**香港教師中心學報**，19，55-69。

陳瓊玉（2020）。接軌國際：臺北市西松高中申辦 IB 國際文憑經驗分享。**教師天地**，214，1-8。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a）。日本鹿兒島大學 2016 年度

起開放取得 IB 國際文憑者申請入學。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
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835914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派駐人員（2015b）。日本政府積極推動 IB 國際文憑認定校。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835557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Harry：補習致富的香港怪象。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2041939

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2021）。印度德里 30 所公立學校開始國際文憑課程（IB）。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2058008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英華國際學校（Ying Hua International School）通過 IB 國際文憑組織認證，於暑期舉辦中文沉浸式教學星談夏令營。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984807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3）。全澳大學校院接受國際高中文憑（IB）。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174100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2）。研究指出高中生修 AP 及國際文憑 IB 課程有助在大學成功。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173401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美國關注在 AP 和 IB 課程中消失的學生。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取自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7&mp=teric_b&xItem=1175222